

夷

宋

堅

洪邁著

志

第二冊

進步書  
局校印

筆記小說大觀

集

先

人

之

事

記

卷

一

于

之

事

記

卷

一

于

之

事

記

卷

一

于

之

事

記

卷

一

夷堅志卷六

王彥大家

宋 洪邁撰

臨安人王彥大家甚富。有華室。頤指如意。忽議航南海營舶貨。舟楫既具。而以妻方氏。玅年美色。不忍輕相捨。久之始決行。歷歲弗反。音書斷絕。當春月。杭人日游湖山。方氏素廉靜。獨不肯出。散步舍後小圃。舒豁幽閑。忽花陰中逢少年。衣紅羅裳。戴蹙金帽。肌如傅粉。容止儒緩。潛窺於密處。引所攜彈弓欲彈之。方氏罵曰。我是良家。以夫出年多。杜門屏處。汝為何等人。擅入吾後圃。且將挾彈擊我。一何無禮如此。少年慚懼。擲弓拱手而謝過。方正色叱之。恍然不見。方奔歸呼告羣婢。覺神宇清亂。力憊不支。迨夜半。少年直登堂。方趨走欲避。則伸臂挽其裙。長幾丈餘。羣婢盡力援集。不能勝。遂擁升榻。與款接。自是曉去暮來。無計可脫。心所欲物。未嘗言。不旋踵輒至。方念彥大殊切。報於親故。招道士行五雷法。乃設醮。又擇僧二十輩作瑜珈道場。皆為長臂捶擊。莫克盡其技。後數月。少年慘感語方曰。汝良人自海道將歸矣。如至家相見時。切勿露吾事。苟違吾戒。必害汝。汝知吾神通否。雖水火刀兵。不能加毫末於。

我也。未幾，王生果歸，方垂泣曰：「妾有彌天大罪，君當寸斬我，以謝諸親。」王驚問故，具言之。王曰：「是乃山精水魅，吾必殺之。」乃藏貯利劍以俟其來。一夕，儼然至。王拔刀襲逐，中其背，鏗鏗若金玉聲。化為白光，熠熠亘數丈，衝虛去。其後聲滅，響絕。王夫婦相待如初。

張四妻

徽州婺源民張四，以負擔為業。其妻年少，在輩流中稍光澤。張受傭出千里外。一白衣客過其家，語言巧捷，視四旁無人，誨妻欲與，袖出白金數兩為賂。妻喜而就之。往再頗久，張歸密聞之，詐與妻曰：「我又將往池州，旬日乃可回。」妻益喜，以為適我願。逼暮，張潛反室，持短矛，伏戶側。夜且二鼓，見白衣從窗檻越入，迎刺以矛。其人呦呦作聲，奔而去。視矛刃有血，白毛極細，數十莖。張念人安得有毛，此必怪也。不復窮詰。妻始肯言所見，即具一牒，述始末，如供狀式。詣道士混元法師董中甫自訴。董依科作草法，至張舍發符，拱立以俟。少頃，有大雁盤空，可五六尺許，旋繞屋上。觀者闐溢，俄飛落古溝中。徑搏巨白鼠，啞擲于前。董命沸油以烹之，怪乃絕。

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。民居其傍者多採螺蚌魚鼈之屬。鬻以贍生。金亮正隆二年中春。女真人阿失里為邑宰。夢一客綠袍烏帽。皂靴革帶。握手板入謁曰。吾種族世居治下。子孫蕃衍皆獲依仁庇。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。且又轉售於人。將使無噍類。願令尹慈憐少加禁止。則恩流無窮。當思所報。失里夢中詰之。而不暇叩其何物。居於何所。旦起深念。不能曉測。明夜復夢。遍詢吏士。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。迨春暮天晴氣暄。澤邊相率什百為羣。脫衣入水。網箕羅取。數倍常日。忽曠霧迷空。波涌如山。雷聲振動。一巨物長六七丈。狀若蛟螭。噴薄雲烟。摧壞岸滸。冷氣慘烈。逼人皆捨棄所獲。爭赴平地。已為巨物攫擎者十二三。溺者殆半。眾始悟邑宰之夢。自是無復敢漁。

### 朱琪家兒

下邳朱侯者。習武事。從韓蘄王軍。為探報司統領。與敵騎戰於洙水上。死焉。朝廷錄其忠。命賞子琪以官。時下邳已陷。琪在宿豫倡義。朋儕來歸。江淮都督府補為忠義軍偏將。嘗乘間入海州。既而失之。坐罪處散秩。琪一妾曰喜奴。懷妊六七月。嬰兒啼於腹中。盡室駭怪。數日後能言語。或笑或泣。或厲聲呼父母。及其生。齒髮畢備。形

模可憚。見者疑非吉祥。次年琪遂應羊舛韶海道之舉。事不濟。與其徒開德郭世興輩皆死。亦以恩德延賞。乃名此子曰忠。而與之官。不知其後存亡也。

### 董成二郎

董成二郎者。居楚州北堰。蝦童巷。以商販斛斗自業。賦性險僻。而面狀冷峭。有不可犯之色。里巷無不惡之。紹興庚午歲夏五月。陰雨大作。董正坐中庭。方具飯。天氣陡暗。霹靂一聲。火光赫然。覺有巨物墮地。視之乃一大鵠。高三四尺。上有二竅空洞。形如耕犁之偃土者。在坐側。盡室褫怖。亟邀道士建醮以禳之。自是得氣疾不能食。奄奄半歲。一夕月下見一白鵠。其大比常一倍。從砌間飛入房中。妻執炬訪求。無所覩。而董以此時殂。既歿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。覆以觀。欲驗死者所趨。旦而舉之。二鵠足跡。儼立於灰上。皆疑董墮畜類。其家日以淪敗。妻女至為娼云。

### 管秀才家

信州永豐縣管村。皆管氏所居。淳熙七年秋。有怪興於某秀才家。幻變不常。或為男子。或為婦人。拋擲磚瓦。占據堂宇。污穢牀席。毀敗什物。不勝其擾。喚巫師驅逐。不效。又命道士醮禳。并邀迎習行法者。各盡術追究。雖即日稍若暫去。迨去則如初。前後

若是者屢矣。管益患之。乃多革道流設壇置獄。効治甚峻。羣怪不為動。厲聲詬罵於室中曰。汝幾個科頭漢。討得錢足了。我不怕汝。眾知其不可為。相與謝去。久之化一美女。夜造僕夫寢處。欲加銜惑。僕知為魅也。而庸奴貪色。竟留與接。凡厯數夕。極綢繆婉婉之款。然終慮其致禍。陰磨利刀以待之。迨復至。盡力斷其首。攜出外呼告眾曰。我已殺鬼管氏之人。爭來觀。蓋一大狸也。

馬軍將田俊

臨安步軍司錢糧官公廨。淳熙中為祟孽所擾。不可居。遂廢為馬院。第二將下田俊。常隸宿其間。一日羣輩盡出。俊獨留。繫所乘馬於廡下。且取隨身衣物。貯於小篋。掛梁上以防草竊。方解衣將寢。忽一鬼朱髮青軀。高七八尺。自外入。解其馬絆。俊大聲叱之。鬼捨馬趨寢所。俊怖甚。欲趨避。而無路可投。鬼捽俊髻至塞門。呼閻者啟關。閻者曰。統制約束。軍門不許夜開。已下鎖了。鬼曰。汝不開門。我自從門上過。即挾俊騰空出。至西湖畔方家峪龍母池邊大木下。自坐盤石。而寘俊股上。沃池水濯洗。又掬泥塞其口。若欲啖食。俄一老叟白袍方帽。杖策來。叱鬼曰。汝陰下小鬼。輒欲恣食生人。豈不累我。紛爭不已。叟舉杖擊之。鬼擣杖以相拒。良久。叟力不能勝之。撐住未

決復見一長僧。貌古怪。頂僧伽帽。持錫杖擊鬼。鬼始棄而竄。俊時裸袒無衣。叟命取其所服者。須臾而至。皆篋中物也。俊未暇致謝。叟與僧俱不見矣。明日院中失俊。遍尋訪之。得於昨夕水次。扶以歸。病十餘日乃愈。寨內由此建立僧伽塔。而相奉事焉。

### 翟八姐

江淮閩楚間商賈涉厯遠道。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。供炊爨薪水之役。夜則共榻而寢。如妾然。謂之嬸子。大抵皆末倡也。上饒人王三客。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。每歲或往來。得居嬸曰翟八姐。翟雖為女婦。身手雄健。臂力過人。其在塗荷擔推車。頗肩繭足。弗以為勞。壯男子所不若也。性又黠利。善營逐什。一買賤賣貴。王獲息愈益富。錙銖收拾。私所蓄藏。亦過千緡。密市黃白。而更無姻眷。年且四十。欲謀終身。計王客狡詐大駟也。雖醜鄙其色。而以財貨動心。誘之以為妻。翟罄橐中物畀付。他日將渡江。先一夕同宿旅舍。未旦先起。挈裝齋登舟。趨解纜。及翟至水濱。其去已遠。悲慟移時。忿進退無門。竟赴水死。王遙望見焉。良自以為得策。遂歸故里。治生業。建第宅以居。奉養侈於其舊。有二稚子。甚敏悟。正戲舍傍。一僕宿怨其父。操刀盡殺之。自是

家內怪異。見婦人軀幹絕偉。儼類翟氏。道羣鬼嘯。或中夕擊鼓鏗金。千態萬狀。室中几格器皿羅列於庭。長子頗憤怒。命術士治之不息。肆言呼天。迨于謗侮。因醉毆人死。僅貸命。黥配嶺南。獨次子在。入與眾不逞為腹心交。杯酒忿爭。亦為所害。王哀頹愁苦而終。妻發餓死。暴尸不克葬。屋廬入於宗人之家。

吳太尉

觀察使吳超。河北人。從韓蘄王軍為大將。乾道中知楚州。都統淮東賦性。鰻直而不與人作怨仇。庚寅歲。自京口遣駛卒李文往錢塘。文還至常州之西境。遙見旄麾塞道。如戍帥威儀。趨避路左。忽聞人呼其姓名。文匍匐再拜。仰視之。乃使主太尉也。笑語問勞備至。文曰。不審太尉欲何往。得非奉詔入朝乎。曰。吾被上帝命。差充平江府崑山土地。即日赴任。汝速歸。為我轉語宅中。說我路上安樂。一行人都平善。教眾宣贊各向前。又命從使持官券十千。犒文作路費。文謝退。兼程而行。及家則知吳已下世數日矣。方悟所見皆陰兵云。

大梵隱語

常熟縣寓客曾尚書。下世已久。有四子。淳熙元年春。夢告其長縣丞曰。我被天符為

福山獄廟土地。交承之始。閩府官僚當有私覲禮不可廢。吾東書院黑厨內藏佳紙數千張可盡以付外染黃印。造大梵隱語敬焚之。毋忽吾戒。亟既覺。未以為然。又見夢子仲。子仲以扣所知鄭道士曰。大梵隱語是為何經文。吾不識也。鄭曰。此乃度人經之末章。取示之。仲笑曰。無甚緊要。顧何足為冥途助。亦不肯用父言。已而叔季同夕感夢。二子嗜酒荒怠。略不經意。邑有陳秀才。素游曾公門。夢尚書至。怒罵諸子以不孝。欲憇於上帝痛治之。陳不待旦趨往告。猶且信且疑。至三月二十六日。邑人羣詣廟下。曾之李子與三四少年縱觀。行經西廂。遇一婦人絕美。注目諦視。乃尚書也。凝立庭下。顧兩鬼捽仆地。剝其衣。叱曰。不孝子。尚敢來此。四傍往來人。皆見李呻呼楚痛苦不堪。主廟吏炷香為致禱。命左右送以歸。迨反室。昏無所知。舍中百物。皆無故自相觸擊。必碎乃止。明日縣丞邀法師陳國潛至家。使施法禁禦逐。陳召集將吏測問曰。非祟也。乃尚書公以四子違命。請於天而罰之。陳令排備酒饌。設席堂上。既而祭焉。家人悉見亡靈出現。與陳對席。陳懇祈數四。於是得釋。李良久而寤。流汗亘體。盡以所見為三兄。及陳言之。即日印經凡五百本。焚獻謝過。

黃州市民李十六。開茶肆於觀風橋下。淳熙八年春夜已扃戶。其僕崔三未寢。聞外人扣門。問為誰。曰。我也。崔意為主公。急啟門。乃一少年女子。容質甚美。駭曰。娘子何自來。此是李家茶店耳。豈非錯認乎。曰。我是只左側孫家新婦。因取怒阿姑。被逐出。中夜無所歸。願寄一宵。崔曰。我受傭於人。安敢自擅。女以至死請。立不肯去。崔不得已。引至肆傍一隅。授以席。使之寢。久之。起就崔榻。密語曰。我不憒孤眠。汝有意否。崔喜出望外。即留共宿。雞鳴而去。繼此時時一來。崔以人奴獲好婦。愜適所願。不復詢究本末。一夕。女曰。汝月得雇值。不過千錢。常不足給用。袖出官券十千與之。其後屢致薄助。崔又益喜。兄崔二者。素習役獵。常出游他州。忽詣弟處相問訊。寄寓旬餘。女杳不至。崔思戀篤切。殆見夢寐。乃吐情實告兄。兄曰。此地多鬼魅。慮害汝命。宜速為之圖。崔曰。弟與之相從半年。且賴渠拯恤。義均伉儷。難誣以鬼也。兄曰。然則知我至。則歛迹何耶。崔曰。正以兄弟妨嫌。於禮不可。兄曰。彼每至。從何處出入。曰。入自外門。由樓梯而下。兄是晚捨去。取獵具捲網數枚。散布之。抵暮再來。伏於隱所。三更後。戛然有聲。急篝火照視。得一斑狸。長三尺。死焉。兄曰。是物蓋惑吾弟者。為剥其皮。而烹其肉。崔慘沮淒淚。不能勝情。異日獨處室中。覺異香馥烈。女已立燈下。大罵曰。我

與汝恩義如此。且數濟汝窘乏。何為輕信狂兄之言。幸我是時未離家。僅殺了一婢。壞衫子一領而已。崔遜謝女笑曰。固知非汝所為。吾不恨汝。遂駐留如初。至今猶在。

### 楊證知命

臨川楊漢卿。幼年習舉子。無所成名。浸尋弱冠。夢人自門呼曰。楊證也。做官。覺而自喜。適淳熙庚子秋試。遂書同音數字。信手拈其一。得證字。即更名而字子諫。果中貢籍。明年擢第。證數能談命。所見出他術士意表。是時東赴省。數與同途樂紹先言曰。吾必登科。正恐死不久。脫或下第。庶可少延然為功名之心所驅。卒入試。試罷還家。夢促裝復東。恚曰。吾跋涉千里。怠肩未幾。而又行役。其何堪也。母釋之曰。吾為汝辦來以往。勿憂也。寤而佳音至。証文思如傾海。日能作萬言。廷對前忽病目赤痛。僅能成章而出。鄉人之善者相為惜之。迨唱名。墮於末甲。才壓一名。待銓竟調譚州善化主簿。須次及到官數月而卒。

### 黃若訥

黃若訥。字敏仲。邵武人。寓居臨川。淳熙十三年冬。入都赴省試。中途貧程。暮到旅邸。行商走卒。充滿其間。無可棲泊之地。黃謂主店者曰。昏暗如此。欲前進不得。苟不見

容納將使我安之耶。主者不辭旋空一室與之處。室距主翁家不遠。翁夜夢黃龍從外至。以爪抉門入。蟠踞中堂。光焰赤奕。驚而寤。疑必有貴客在店。未黎明。起訪焉。厯觀十數客。皆不足當。獨黃君為士子。意其兆應是也。又問知姓黃。益自信。戒僕俟盥櫛畢。茶湯詣之。為語宵夢。乞志之於壁。黃固心喜。然亦不敢率爾力拒。欲弗聽。翁復遣二兒來。皆儒衣冠。度不可已。乃勉書數語而去。暨來春得榜。則遭黜。或人云。龍雖貴証。尚爾沉鬱。蓋未即日騰踔飛天也。黃失意留連。舍於張定叟侍郎之館。時有南舉先生者。道命術多中。往叩之。卦成。南曰。好命。只是事事遲好。更三年後却做官。但有一慮。尊府君恐有不測。宜急歸。是時黃老父在家。適得信報其抱病。聞南語。瞿瞿不自安。即日西還。至中途果卒。黃歸後。值應舉之庚戌試。而正月在禪制中。計無由可及。會有旨。以首春雪寒。恐遠方而來者愆期。特展鎖院半月。於是兼程而往。於大院期已不及。鄉人為委曲作道地。以門客避嫌。試別所。遂登科。黃龍之祥。未知驗於何日也。

### 吳虎臣夢卜

吳虎臣曾博聞強識。知名江西。為舉子日。祈夢仰山。欲知科第遲速。其夜夢紅袖女

子執板而歌。覺而不能省憶。但記一句曰。尋春不是探花郎。是後竟不第。而以獻書得官。吳奉紫姑神甚謹。每言事多驗。邑人吳仲權鑑將調官。請叩所向。箕蓍既具。但畫龍與羊各數四。虎臣曰。龍者君象。羊者仕塗祿科也。子必面君登朝矣。仲權曰。鑑乃一選人。名位甚卑。安得有此望。虎臣曰。曾以布衣猶被召對。況於已在冠裳之列乎。神言有証。當不謬矣。仲權私謂辰未年。或可奮發。及赴部。乃注龍陽丞。

### 黃五官人

紹興中。辛亥歲。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之曰。倩汝送與黃五官人。農對曰。本鄉秀才姓黃第五者非一。不知將與誰。道人曰。某里某巷居者是已。既覺茫然不知其旨。亦不為人言。翌日采薪於山。果得錢。蓋俗工所鑄符篆龍屬者。猛憶夜夢。雖異之。而未暇持送。次年壬子。將逼秋試。復夢前人告曰。吾向時託汝送龍錢與黃五官人。何得遺忘。當即送之。若不如吾之戒。必加禍與汝。農驚懼而寤。四體洒浙。若被疾然。悟此錢為祟。立往彼處。所謂黃生名竑。捧接甚喜。謂青錢中選。而神龍變化也。未幾。赴府請解。竝習春秋。已為考官所黜。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。得其論卷。愛之。欲寘諸侍補小榜。令鈞前後兩場草卷參讀。見首場經義批株數十條。不可復收。乃

攜謁本考官。共議將令另謄錄。其人閱所黜義。乃大悔前失。而當在薦級者已定。包  
曰。舉人燈窗勤苦。一戰殊弗易。亦大可惜。其人曰。前所見一卷繆誤致爾。非君見臨。  
幾失一士。過不憚改。遑恤其他。遂取已入等者。摘其疵病。寘於待補之冠。而以竑居  
第二。竟登癸丑第。

邵武試院

淳熙十三年秋八月。邵武解試十五夜。謄錄院遺火。舉子文卷。亦多被焚熟。明日入  
試者。相率共治羣胥。簾內亦令捕捉。皆奔迹隱處。或跼伏梁上。至夜不敢喘。俄見一  
黑物從空而下。狀貌如鬼。攜當三錢二十餘。遍厯視案。時有喜色。輒寘一錢於案頭  
而去。既畢。持杖繞廊下。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。或身仆。或筆墮。而舉子了不覺。吏自  
念。豈非得錢者預薦。而遺擊者當黜乎。因默志其平日知識十數人。以為驗。迨揭榜。  
果與所科同。然則名場得失。當下筆作文之時。固有神物司之於冥冥之中。無得以  
考校工拙論也。

余文伯

宜黃涂四友。字文伯。幼喪母。其父光不再娶。與四友及長子四岳。皆清居陋巷茅簷。

蕭然自足。紹興庚午之春。四友晝寢。夢婦人姿容靚麗。引右手示之。乃金字題詩兩句曰。秋舉君須中。巍科子必登。又引左手示之。亦金書六字曰。丈伯之妻杜氏。既寤以白父兄。是歲秋闈榜出。果中選郡人杜學諭。遣媒約來議。欲妻以女。資妝殊不豐。悟夢告先兆。即就其約。遂登辛未仕至廬州守。與杜氏偕老焉。

### 王茂升

王益字茂升。崇仁士人也。紹興庚申。與其兄茂謙盈祈夢於仰山廟。夢人語之曰。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。覺而甚喜。謂異時科第巍峩。當如張公。既獲薦以壬戌春赴省試。時貢闈在下天竺寺。暨入試。其設案處有前人題名。張九成三大字。適當坐右。憶必符昔夢。愈益喜。然是歲乃不利。蓋神所告。但指坐次云。初茂升父國光尚賓。嘗夢空中掛巨榜。一人從傍言曰。此君家子孫及第時賦題也。杳茫鬢髮不可盡覩。僅識其末一美字。乃諭子弟。凡美字可作題目者。皆當牢籠。又作適堯舜文王為正道論。意未若愜。更易者數四。茂升蹭蹬至丙子歲旦。得開元一錢於道中。光潔可愛。私念曰。吾今年當免舉。而以元日得錢。豈省場策問及此耶。於是精考錢幣本末。廣為之備。丁丑到省試。其賦曰。兼聽盡天下之美論題。正昔日所作策首篇。問泉貨。遂登科。

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踵為儒家所欽艷惜其宦途不大也